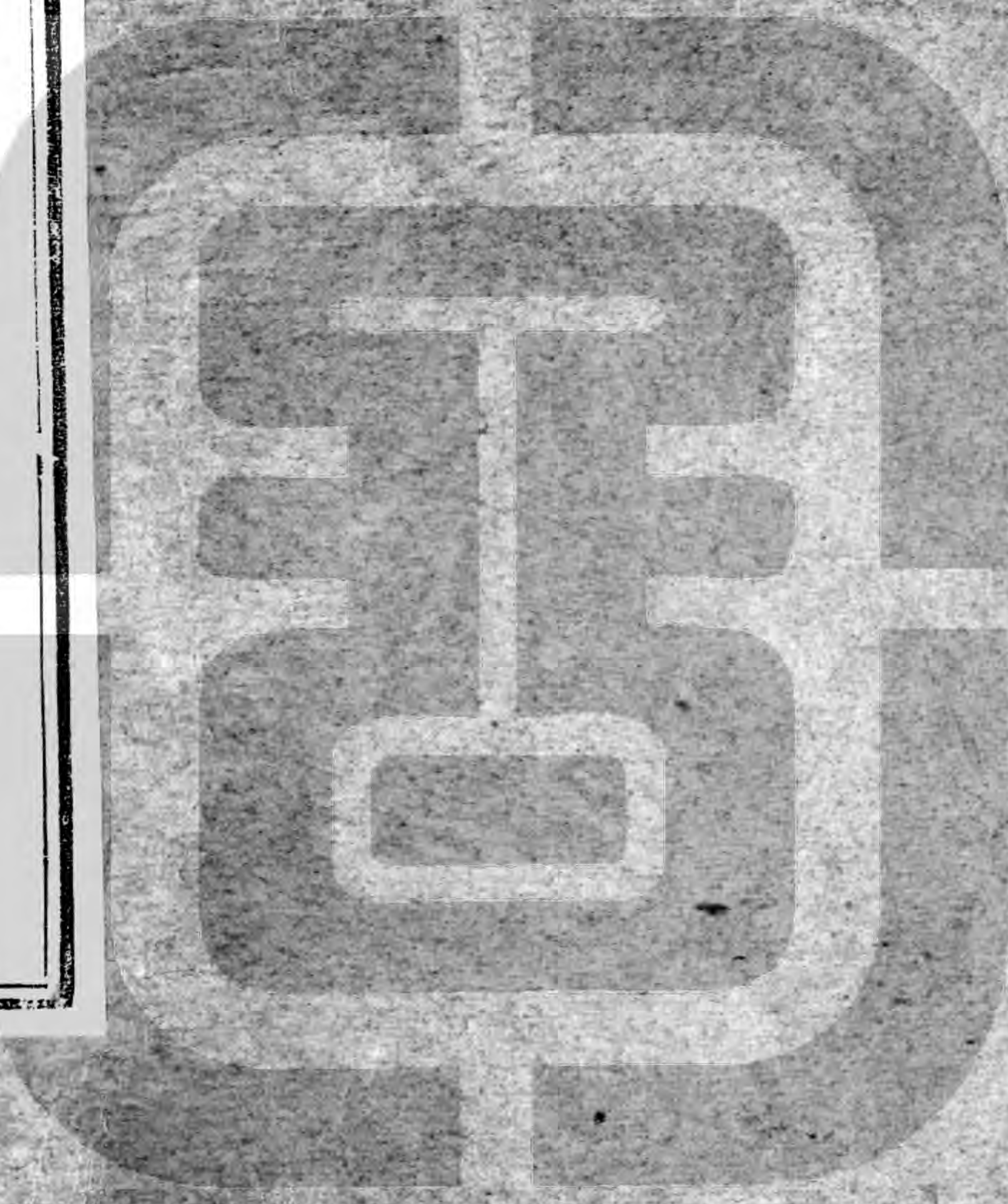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四

集部七

別集類七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軾有易傳已著錄案蘇轍作軾墓誌稱軾所著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並同而別增應詔集十卷合爲一編卽世所稱東坡七集者是也宋史藝



文志則載前後集七十卷卷數與墓誌不合而又別出奏議補遺三卷南征集一卷詞一卷南省說書一卷別集四十六卷黃州集二卷續集二卷北歸集六卷儋耳手澤一卷名目頗為叢碎今考軾集在宋世原非一本邵博聞見後錄稱京師印本東坡集軾自校其中香醪字誤者不更見於他書殆燬於靖康之亂陳振孫所稱有杭本蜀本又有軾曾孫嶠所刊建安本又有麻沙書坊大全集本又有張某所刊吉州本蜀本建安本無應詔集麻

沙本吉州本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不加考訂而陳鵠者舊續聞則稱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序又少舛謬極可賞是當時以蘇州本為最善而今亦無存葉盛水東日記又云邵復儒家有細字小本東坡大全文集松江東日和尙所藏有大本東坡集又有小字大本東坡集盛所見皆宋代舊刻而其錯互已如此觀捫蝨新話稱葉嘉傳乃其邑人陳元規作和賀方回青玉案詞乃華亭姚晉作集中如睡鄉醉鄉記鄙俚淺近決非坡作今書

肆往往增添改換以求速售而官不之禁云云則
軾集風行海內傳刻日多而紊亂愈甚固其所矣
然傳本雖夥其體例大要有二一爲分集編訂者
乃因軾原本原目而後人稍增益之卽陳振孫所
云杭本當軾無恙之時已行於世者至明代江西
刻本猶然而重刻久絕其一爲分類合編者疑卽
始於居世英本宋時所謂大全集者類用此例迄
明而傳刻尤多有七十五卷者號東坡先生全集
載文不載詩漏畧尤甚有一百十四卷者號蘇文

忠全集板稍工而編輯無法此本乃

國朝蔡士英所刊蓋亦據舊刻重訂世所通行今故
用以著錄集首舊有年譜一卷乃宋南海王宗稷
所編邵長蘅查慎行補註軾詩稱其於作詩歲月
編次多誤以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

少詹事陸費
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王十朋撰十朋有會稽三賦已著錄是
集前有趙夔序稱分五十類此本實止二十九類
蓋有所合併十朋序題百家註此本所引數亦不

足則猶杜詩稱千家注韓柳文稱五百家註也其分類頗多顛舛如芙蓉城詩入古蹟虎兒詩入詠史之類不可殫數不但以畫魚歌入書畫爲查慎行東坡詩補注所譏其注爲邵長蘅所掊擊者凡三十八條至作正譌一卷冠所校施注之首考十朋梅溪前集載序八篇後集載序三篇獨無此序又有讀蘇文三則亦無一字及蘇詩梅溪集爲其子聞詩聞禮所編十朋著述搜輯無遺不應獨漏此序又趙夔序稱崇寧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

年一字一句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云云考宋史載軾知杭州蘇過年十九其時在元祐五六年間又稱過歿時年五十二則當在宣和五六年間若從崇寧元年下推三十年已爲紹興元年過之歿七八年矣夔安能見過而問之則併夔序亦出依託核書中體例與杜詩千家註相同殆必一時書肆所爲借十朋之名以行耳然長蘅摘其體例三失

而云中間援引詳明展卷瞭如者僅僅及半則疎陋者不過十之五未可全廢其於施注所闕十二卷亦云參酌王注徵引羣書以補之則未嘗不於此注取材大抵初始者難工繼事者易密邵注正王注之譌查注又摘邵注之誤今觀查註亦譌漏尚多考證之學不可窮盡難執一家以廢其餘錄存是書亦足資讀蘇詩者之旁參也

施注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注正譌一卷蘇

詩續補遺二卷

內府藏本

宋施元之注元之字德初吳興人陸游作是書序但稱其官曰司諫其始末則無可考矣其同注者爲吳郡顧禧游序所謂助以顧君景繁之賅洽也元之子宿又爲補綴書錄解題所謂其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也吳興掌故但言宿推廣爲年譜不言補註與書錄解題不同今考書中實有宿注則吳興掌故爲漏矣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刊板竟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世所行者惟王十朋分類注本康熙己卯宋犖官江蘇

巡撫始得殘本於藏書家已佚其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屬武進邵長蘅補其闕卷長蘅撰王注正譌一卷又訂定王宗稷年譜一卷冠於集首其注則僅補八卷以病未能卒業更倩高郵李必恒續成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犖又摭拾遺詩爲施氏所未收者得四百餘首別屬錢塘馮景注之重爲刊板乾隆初又

詔內府刊爲巾箱本取攜旣便遂衣被彌宏元之原本註在各句之下長蘅病其間隔乃彙注於篇末又於原注多所刊削或失其舊後查慎行作蘇詩補注頗斥其非亦如長蘅之詆王注然數百年沉晦之笈實由犖與長蘅復見於世遂得以上邀乙夜之觀且剗刷棗梨壽諸不朽其功亦何可盡沒歟

補注東坡編年詩五十卷

通行本

國朝查慎行撰慎行有周易玩詞集解已著錄初宋

準刻施注蘇詩急遽成書頗傷潦草又舊本黴黯字跡多難辨識邵長蘅等憚於尋繹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刪除以滅跡併存者亦失其真慎行是編凡長蘅等所竄亂者並勘驗原書一一釐正又於施注所未及者悉蒐採諸書以補之其間編年錯亂及以他詩溷入者悉攷訂重編凡爲正集四十五卷又補錄帖子詞致語口號一卷遺詩補編二卷他集互見詩二卷別以年譜冠前而以同時倡和散附各詩之後雖卷帙浩博不免牴牾如蘇轍

辛丑除日寄軾詩軾得而和必在壬寅乃亦入之辛丑卷末則編年有差題李白寫真詩前後文義相屬本爲一首惠洪所說甚明乃據聲畫集分爲二首則校讎爲舛漁父詞四首醉翁操一首本皆詩餘乃列之詩集則體裁未明倡和詩中所列曾鞏上元遊祥符寺詩陳舜俞送周開祖詩楊蟠北固北高峯塔詩張舜民西征三絕句皆與軾渺不相關乃一概闌入至於所補諸篇如怪石詩指爲遭憂時作不知朱子語類謂二蘇居喪無詩文鼠

鬚筆詩本軾子過作而乃不信宋文鑑和錢穆父
寄弟詩已見三十一卷乃全篇複見元祐九年立
春詩卽戲李端叔詩中四句已見三十七卷乃割
裂再出雙井白龍詩冷齋夜話明言非東坡作乃
反云據以補入甚至李白山中日夕忽然有懷詩
亦引爲軾作尤失於檢校如斯之類皆不免炫博
貪多其所補注如宋叔達家聽琵琶詩夢回猶識
歸舟字句本用筮篨朱字事見太平廣記乃惟引
天際識歸舟句又誤謝朓爲謝靈運黃精鹿詩本

畫黃精與鹿乃引雷斅炮炙論黃精汁製鹿茸事
皆爲舛誤又如紀夢詩引李白粲然啓玉齒句不
知先見郭璞游仙詩游徑山詩引廣異記孤雲兩
角語不知先見辛氏三秦記端午詩引屈原飯筒
事云初學記引齊諧記不知續齊諧記今本猶載
此條皆爲未窮根柢其他訛漏之處爲近時馮應
榴合註本所校補者亦復不少然考核地理訂正
年月引據時事原原本本無不具有條理非惟邵
註新本所不及卽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現行蘇詩

之注以此本居最區區小失固不足爲之累矣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應

詔集十二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案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欒城諸集卷目並與今本相同惟宋史藝文志稱欒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又於欒城集外別出黃門集七十卷均與晁陳二家所紀不合今考欒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

卷宋志蓋統舉言之策論當卽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複出其目惟均陽雜著未見其書或後人掇拾遺文別爲編次而今佚之歟至竑所載黃門集宋以來悉不著錄疑卽欒城集之別名竑不知而重載之宋志荒謬焦志尤多舛駁均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近者爲準也其正集乃爲尙書左丞時所輯皆元祐以前之作後集則自元祐九年至崇寧四年所作三集則自崇寧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應詔集則所集策論及應

試諸作轍之孫籀撰樂城遺言於平日論文大旨
 敘錄甚詳而亦頗及其篇目如紀辨才塔碑則云
 見樂城後集於馬知節文集跋生日漁家傲詞諸
 篇之不在集中者則並為全錄其文以拾遺補闕
 蓋集為轍所手定與東坡諸集出自他人哀輯者
 不同故自宋以來原本相傳未有妄為附益者特
 近時重刻甚稀此本為明代舊刊尙少訛闕陸游
 老學庵筆記稱轍在績溪贈同官詩有歸報仇梅
 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句譏均州刻本輒改作

仇香之非今此仍作仇梅則所據猶宋時善本矣

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

尺二卷年譜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黃庭堅撰年譜二卷庭堅孫滄撰庭堅事迹具
 宋史文苑傳滄字子耕從學於朱子朱子於元祐
 諸人詆二蘇而不詆庭堅滄之故也葉夢得避暑
 錄話載黃元明之言曰魯直舊有詩千餘篇中歲
 焚三之二存者無幾故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
 為可傳故復名做帚集晚歲復刊定止三百八篇

而不克成今傳於世者尙幾千篇云云然庭堅所
自定者皆已不存其存者一曰內集庭堅之甥洪
炎所編卽庭堅手定之內篇所謂退聽堂本者也
一曰外集李彤所編所謂邱濬藏本者也一曰別
集卽當所編所謂內閣抄出宋蜀人所獻本者也
內集編於建炎二年別集編於淳熙九年年譜則
編於慶元五年蓋外集繼內集而編別集繼內外
兩集而編年譜繼別集而編獨李彤之編外集未
著年月然考外集第十四卷送鄧慎思歸長沙詩

慎字空格注云今上御名是外集亦編於孝宗時
也三集皆合詩文同編後人注釋則惟取其詩任
淵所注之內集卽洪炎所編之內集史容所注之
外集則與李彤所編次第已多有不同而李彤編
外集之大意猶稍見於史注第一卷溪上吟題下
惟史季温所注之別集則與當所編別集大有摺
拄此則原本與注本不可相無者矣又觀外集第
十一卷以下四卷詩凡四百有奇皆庭堅晚年刪
去而李彤附載入者此則任史三注本皆未之有

庭堅之詩得此而後全又其中有與年譜相應者
當編年譜時皆一一分注某年某事之次而今但
据三集檢其目則年譜有而本集無故此四卷尤
不可廢也當之年譜專為考證詩文集而作故刻
全集必當兼刻年譜而近日刻本則或刪節年譜
或刪併卷次或移易分類以就各體或專刻一集
而不及其全此本刻於明嘉靖中前有蜀人徐岱
序尚為不失宋本之遺非外間他刻所及焉

山谷內集注二十卷外集注七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別集注二

卷

編修翁方
綱家藏本

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所注黃庭堅詩也任淵所注
者內集史容所注者外集其別集則容之孫季溫
所補以成完書內集一稱正集其又稱前集者蓋
內集編次成書在外集之前故注家相承謂內集
為前集耳外集之詩起嘉祐六年辛丑庭堅時年
十七而內集之詩起元豐元年戊午庭堅時年三
十四故外集諸詩轉在內集之前黃當所編庭堅
年譜云山谷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

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井類山谷詩文爲豫章集命汝陽朱敦孺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史容外集序亦云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欲去此取彼也譜又云洪氏舊編以古風二篇爲首今任淵注本亦云東坡報山谷書推重此二詩故置諸篇首是任淵所注內集卽洪炎編次之本史季溫外集跋云細考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爲拘則所謂外集者

已非復原次再考李彤外集跋云彤聞山谷自巴陵取道通城入黃龍山爲清禪師遍閱南昌集自有去取仍改定舊句彤後得本用以是正其言非予詩者五十餘篇彤亦嘗見於他人集中輒已除去又云前集內木之彬彬諸篇皆山谷晚年刪去其去取據此而已然季溫跋稱其大父爲增注考訂在嘉定戊辰後又近十年則上距庭堅之歿已百有十年而外集原本卷次至是始經史容更定則所謂外集者並非庭堅自刪之本矣然則是三

集者皆賴注本以傳耳趙與峕賓退錄嘗論淵注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詩不得春網琴高出典然注本之善不在字句之細瑣而在於考核出處時事任注內集史注外集其大綱皆系於目錄每條之下使讀者考其歲月知其遭際因以推求作詩之本旨此斷非數百年後以意編年者所能爲何可輕也外集有嘉定元年晉陵錢文子序而內集鄱陽許尹序世傳抄本皆佚之惟劉壘水雲村泯稿載其大畧目錄亦多殘缺此本獨有尹序全文且

三集目錄犁然皆具可與注相表裏是亦足爲希覲矣淵字子淵蜀之新津人紹興元年乙丑以文藝類試有司第一仕至潼川憲其稱天社者新津山名也容字公儀號薌室居士青衣人仕至太中大夫其孫季温字子威舉進士寶祐中官祕書少監淵又嘗撰山谷精華錄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卷自序謂節其要而注之然原本已佚今所傳者出明人僞託獨此注則昔人謂獨爲其難者與史氏二注本藝林寶傳無異辭焉

後山集二十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陳師道撰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受業曾鞏之門又學詩於黃庭堅元祐初以蘇軾薦除棣州教授後召爲祕書省正字事蹟具宋史文苑傳是集爲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前有衍記稱以甲乙丙稿合而校之得詩四百六十五篇分爲六卷文一百四十篇分爲十四卷詩話談叢則各自爲集云云徐度却掃編稱師道吟詩至苦竄易至多有不如意則棄稿世所傳多僞惟魏衍本爲善

是也此本爲明馬暎所傳而松江趙鴻烈所重刊凡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九卷談叢編四卷詩話理究長短句各一卷又非衍之舊本方回瀛奎律髓稱謝克家所傳有後山外集或後人合併重編歟其五言古詩出入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而生硬之處則未脫江西之習七言古詩頗學韓愈亦間似黃庭堅而頗傷蹇直篇什不多自知非所長也五言律詩佳處往往逼杜甫而間失之僻澁七言律詩風骨磊落

而間失之太快太盡五七言絕句純為杜甫遺興
之格未合中聲長短句亦自為別調不甚當行大
抵詞不如詩詩則絕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
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方回論詩以杜甫為一祖
黃庭堅陳與義及師道為三宗推之未免太過馮
班諸人肆意詆排王士禎至指為鈍根要亦門戶
之私非篤論也其古文在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
密栗實不在李翱孫樵下殆為歐蘇曾王盛名所
掩故世不甚推棄短取長固不失為北宋巨手也

後山詩注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師道撰任淵注原本六卷此本作十二卷則
淵作注時每卷釐為二也淵生南北宋間去元祐
諸人不遠佚文遺蹟往往而存即同時所與周旋
者亦一一能知始末故所注排比年月鈎稽事實
多能得作者本意然師道詩得自苦吟運思幽僻
猝不易明方回號曰知詩而瀛奎律髓載其九日
寄秦觀詩猶誤解末二句他可知矣又魏衍作師
道集記稱其詩未嘗無謂而作故其言外寄托亦

難以臆揣如送郭概四川提刑詩之功名何用多
莫爲分外慮送杜純陝西轉漕詩之誰能留渴須
遠并贈歐陽棐詩之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
見今朝觀六一堂圖書詩之歷數況有歸敢有貪
天功次韻蘇軾觀月聽琴詩之信有千丈清不如
一尺渾次韻蘇軾勸酒與詩之五士三不同夙紀
鳴蟬賦寄蘇軾詩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違
具一舟寄張耒詩之打鴨起鴛鴦離穎詩之叢竹
防供爨池魚已割鮮送劉主簿詩之二父風流皆

可繼排禪詆道不須同送王元均詩之故國山河
開始終以及宿深明閣陳州門絕句寄曹州晁大
夫等篇非淵一一詳其本事今據文讀之有茫不
知爲何語者卽鉅野詩之蒲港對蓮塘儷偶相配
似乎不誤非淵親見其地亦不知港字當爲巷也
其中如寄蘇軾詩之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
沒白鷗二語蓋宋敏求校定杜詩誤改白鷗沒浩
蕩句軾嘗論之見東坡志林故師道借以爲諷淵
惟引其寄弟轍詩萬里滄波沒兩鷗句則與上句

丹地黃卷不相應矣他如兒生未知父句實用孔融詩情生一念中句實用陳鴻長恨歌傳度越周漢登虞唐句虞唐顛倒實用韓愈詩孰知詩有讖句以孰爲孰實用杜甫詩而皆遺漏不注次韻春懷詩塵生鳥跡多句鳥跡當爲馬跡之訛而引晉簡文牯塵鼠跡附會之齋居詩青奴白牯靜相宜句牯字必誤而引白角簞附會之謁龐籍墓詩叢篁侵道更須東句東字必誤而引齊民要術東家種竹附會之至於以謝客兒爲客子以龍爲龍伯

皆舛謬顯然淵亦絕不糾正是皆不免於微瑕據淵自序其編次先後亦如所注山谷集例寓年譜於目錄今考和豫章公黃梅二首注曰此篇編次不倫姑仍其舊又於紹聖三年下注曰是歲春初后山當罷穎學而離穎等詩反在卷終又有未離穎時所作魏本如此不欲深加改正而於示三子詩則注曰此篇原在晁張見過詩後今遷於此於雪後黃樓寄負山居士詩則注曰此詩原在秋懷前今遷於此於再次韻蘇公示兩歐陽五詩則注

曰以東坡集考之原在涉穎詩後今遷於此則亦有所竄定非衍之舊又衍記稱師道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年四十九此集托始於元豐六年則師道年已三十一不應三十歲前都無一詩觀城南寓居二首列於元豐七年而注曰或云熙寧間作則淵亦自疑之題趙士暎高軒過圖一首淵引王立之詩話稱作此詩後數月間遂卒故其後更列送歐陽棐晁端仁王鞏三詩今考王立之詩話實作數日無已卒士暎贈以百縑校其所錄情事作數

日爲是則小誤亦所不免然援證古今具有條理其所得者實多莊綽雞肋編嘗摭師道詩採用俚語者十八條大致皆淵注所已及可知其用意之密矣固與所注山谷集均可並傳不朽也

宛邱集七十六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張耒撰耒有詩說已著錄蘇軾嘗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音晚歲詩務平淡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故瀛奎律髓載楊萬里之言謂肥仙詩自然肥仙南宋人稱耒之詞也文獻通考作柯

山集一百卷茲集少二十四卷查慎行注蘇軾詩云嘗見耒詩二首而今本無之考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譙郡先生文集後曰余頃得柯山集十卷於大梁羅仲共家已而又得張龍閣集三十卷於內相汪彥章家已而又得張右史集七十卷於浙西漕臺而先生之製作於是備矣今又得譙郡先生集一百卷於四川轉運副使南陽井公之子晦之然後知先生之詩文爲最多當猶有網羅之所未盡者余將盡取數集削其重複一其有無以

歸於所謂一百卷以爲先生之全書云云然則耒之文集在南宋已非一本其多寡亦復相懸此本卷數與紫芝所記四本皆不合又不知何時何人撫拾殘剩所編宜其闕佚者頗夥然考胡應麟筆叢有曰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於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明且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云云此本雖不及百卷之完備然較應麟

所云十三卷者則多已不啻五六倍亦足見未著作之大畧矣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秦觀撰觀事迹具宋史文苑傳觀與兩弟覲觀皆知名而觀集獨傳本傳稱文麗而思深茗溪漁隱叢話載蘇軾薦觀於王安石安石答書述葉致遠之言以爲清新婉麗有似鮑謝敖陶孫詩評則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神鋒太儁

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太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雨砌墮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其古文在當時亦最有名故陳善捫蝨新話曰呂居仁嘗言少游從東坡游而其文字乃自學西漢以余觀之少游文格正似所進策論頗若刻露不甚含蓄若比東坡不覺望洋而歎然

亦自成一家云云亦定評也王直方詩話稱觀作
贈參寥詩末句曰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為孫
覺所訶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滯酒伴猶未獻
長楊則此集為觀所自定文獻通考別集類載淮
海集三十卷又歌詞類載淮海集一卷宋史則作
四十卷今本卷數與宋史相同而多後集六卷長
短句分為三卷蓋嘉靖中高郵張縉以黃瓚本及
監本重為編次云

濟南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廌撰廌有德隅齋畫品已著錄文獻通考載
廌濟南集二十卷而當時又名曰月巖集周紫芝
太倉梯米集有書月巖集後一篇稱滑臺劉德秀
借本於妙香寮始得見之則南渡之初已為罕覯
後遂散佚不傳惟蘇門六君子文粹中載遺文一
卷而已永樂大典修於明初其時原集尚存所收
頗夥採掇編緝十尚得其四五蓋亦僅而得存矣
廌才氣橫溢其文章條暢曲折辯而中理大畧與
蘇軾相近故軾稱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

李之儀稱其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周紫芝亦云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其發爲文詞何以痛快若是蓋其兀莽奔放誠所謂不羈之才馳驟於秦觀張耒之間未遽步其後塵也史又稱其喜論古今治亂嘗上忠諫書忠厚論又兵鑿二萬言今所存兵法奇正將才將心諸篇蓋卽所上兵鑿中之數首其議論奇偉尤多可取固與局促轅下者異焉案呂本中紫微詩話極稱廌贈汝州太守詩而今不見此首又其祭蘇軾文

所云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者當時傳誦海內而亦不見其全篇則其詩文之湮沒者固已不少其幸而未佚者固尤足珍矣

參寥子集十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僧道潛撰道潛於潛人蘇軾守杭州卜智果精舍居之墨莊漫錄載其本名曇潛軾爲改曰道潛軾南遷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崇寧末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

國朝吳之振宋詩鈔云參寥集杭本多誤采他詩未及與析今所傳者凡二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宥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卽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喬時敏張睿卿四序抄寫頗工一本題法嗣法頴編卷帙俱同而敘次迥異未知孰爲杭本按集中詩有同法頴韻者則法頴本授受有緒當得其真惟所載陳師道序題曰高僧參寥集序與序語頗相乖刺豈傳寫者所妄改歟冷齋夜話稱

參寥性褊憎凡子如讐今觀其詩如湖上一首之類頗嫌語少含蓄足爲傲僻寡合之驗然其落落不俗亦由於此吳可藏海詩話曰參寥細雨云細憐池上見清愛竹間聞荆公改憐作宜又詩成暮雨邊秦少游曰雨中雨旁皆不好只雨邊最妙又云流水聲中弄扇行俞清老極愛之此老詩風流醞藉諸詩僧皆不及韓子蒼云若看參寥詩則惠洪詩不堪看也云云蓋當時極推重之曹學佺石倉歷代詩選惟錄其游鶴林寺詩一首夏日龍井

書事詩一首以當北宋一家殆從他書採摭未見
此本歟

寶晉英光集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米芾撰芾有畫史已著錄其集於南渡之後業已散佚紹定壬辰岳珂官潤州時旣葺芾祠因摭其遺文爲一編併爲之序序中不言卷數而稱山村集舊一百卷今所薈粹附益未十之一似此卽本然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寶晉集十四卷與此不同又此本後有張丑跋云得於吳寬家中間詩文

或注從英光堂帖增入或注從羣玉堂帖增入則必非岳珂原本又有注從戲鴻堂帖增入者則併非吳寬家本考寶晉乃芾齋名英光乃芾堂名合二名以名一書古無是例得毋初名寶晉集後人以英光堂帖補之改立此名歟芾以書畫名而文章亦頗不俗曾敏行獨醒雜誌載其嘗以詩一卷投許沖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掾盡焚燬以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至金陵識王

介甫過蘇州識蘇子瞻比日不執弟子禮云云其
自負殊甚殆猶顛態然吳可藏海詩話引韓駒之
言謂芾詩有惡無凡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
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
雲之氣案此條今本思陵翰墨志不載敏行又記蘇軾嘗言自海
南歸舟中聞諸子誦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蓋
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雖不規規繩墨而氣韻
自殊也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內府藏本

宋僧惠洪撰惠洪有冷齋夜話已著錄是集爲其
門人覺慈所編釋氏收入大藏支那著述中此本
卽釋藏所刊也許顛詩話稱其著作似文章巨工
仲殊參寥輩皆不能及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其
文俊偉不類浮屠氏語方回瀛奎律髓則頗詆譏
之平心而論惠洪之失在於求名過急所作冷齋
夜話至於假托黃庭堅詩以高自標榜故頗爲當
代所譏又身本緇徒而好爲綺語能改齋漫錄記
其上元宿岳麓寺詩至有浪子和尙之目要其詩

邊幅雖狹而清新有致出入於蘇黃之間時時近
似在元祐熙寧諸人後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
盡排也集中有寂音自序一篇述其生平出處甚
悉而晁公武所謂張商英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
寺者獨不之及殆其朱崖竄謫釁肇於斯故諱而
不書耶蓋其牽連鉤黨與道潛之累於蘇軾同而
商英人品非軾比惠洪人品亦非道潛之比特以
詞藻論之則與參寥子集均足各名一家耳

青山集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續集七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郭祥正撰祥正字功父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
官至汀州通判攝守漳州事迹具宋史本傳晁公
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皆載祥正青山集三
十卷王士禎居易錄曰郭祥正青山集閩謝氏寫
本六卷古詩二卷近體詩四卷七言歌行僅二篇
或有闕文是士禎所見已為傳寫殘缺之本此本
三十卷與晁陳二家所載合猶完書矣又續集七
卷晁氏陳氏均不載宋史藝文志亦不著錄前後
無序跋莫審誰所編次然核其詩格確出祥正非

後人所能依托其中紀述頗足與史傳相參考如
史稱祥正致仕後居於姑孰不復干進所居有醉
吟菴久之起爲通判汀州後知端州復棄去家於
當塗之青山以卒今續集中有浪士歌一首自序
云郭子棄官合肥歸姑孰自號曰醉吟先生居五
年或者謂其未老可仕以事薦於上上卽召之復
序於朝俾監閩汀郡尋攝守漳南上復召之行至
半道聞使者狀其罪以聞遂下吏留於漳幾三年
又自號曰漳南浪士云云集中留漳南詩甚多則

史所云知端州後復棄官者非也又漳南書事云
元豐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風終夜發拔木壞廬
室新昌吟寄穎叔待制云元祐丙寅冬新昌有狂
寇名探其姓岑厥初善巫咒云云按元豐五年至
元祐元年丙寅正合詩序所云留漳南三年之數
然則祥正被議下吏在元豐五年而其得歸也在
元祐元年而岑探搆亂之事史未及詳則亦漏書
也又青山集載送蔣穎叔待制拜六路都領詩云
廊廟之材終大用願敷和氣及巖幽自注云子已

乞骸將歸舊廬再送穎叔云雲間驥尾終難附梅
子黃時公自歸自注云公屢有佳句見約同歸復
有蒙詔許歸絕句二首其次韻林辨之長官送別
之什云牢落名聲讒謗後支離形影瘴氛餘從來
仕路誰爲援却返家園數自如以此數詩合之續
集浪士歌之所自序其再出一節事蹟始備可以
補本傳之缺惟史稱祥正以上書諛頌安石反爲
安石所擠坐是偃蹇以終而續集內有熙寧口號
五首末云百姓命懸三尺法千秋誰恤兩端情近

聞崇尚刑名學陛下之心乃好生云云殊不似推
薦安石者青山集有奠王荆公墳三首云大手曾
將元鼎調龍沈鶴去事寥寥又云平昔偏蒙愛小
詩如今吟就復誰知云云又不似見排於安石者
其是非自相矛盾蓋述知己之感所以自明依附
之因刺新法之非所以隱報擯斥之憾小人褊躁
忽合忽離往往如是不必以前後異詞疑也其詩
好用仙佛語或偶傷拉雜而才氣縱橫吐言天拔
史稱其母夢李白而生陸游入蜀記亦稱祥正少

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為太白後身又稱青山太白祠以祥正侑食蓋因其詩格相近從而附會然亦足見其文章驚邁時似青蓮故當時有此品目也其人至不足道而其集猶傳厥有由歟考東坡集有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為謝且遺二古銅劍一首王十朋東坡集注又有祥正觀東坡畫雪有感詩二首青山集俱失載而續集亦無之疑不免有所散佚然較比謝氏之本則完備多矣

畫墁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舜民撰舜民有畫墁錄已著錄舜民為人忠厚質直慷慨喜論事葉夢得巖下放言稱其尚氣節而不為名北宋人物中殆難多數其初從高遵裕西征靈夏無功而還舜民作詩有靈州城下千枝柳總被官軍斫作薪及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之句為轉運判官李蔡所奏謫監郴州酒稅其後起為臺官浸至通顯而議論雄邁氣不少衰崇寧初又以謝表譏謗坐貶晁公武稱其

文豪縱有理致最刻意於詩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其自矜重如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書舜民集後一篇稱世所歌東坡南遷詞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二語乃舜民過岳陽樓作又舜民題庾樓詩有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闌干之句世或載之東坡集中蓋由其筆意豪健與蘇軾相近故後人不能辨別往往誤入軾集也文獻通考載舜民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周紫芝謂政和

七八年間京師鬻書者忽印是集售者至填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而南渡後又有臨川雕本浮休全集蓋其著作在當日極為世重而自明以來久佚不傳惟永樂大典尚間載之計其篇什雖不及什之一二然零璣斷璧倍覺可珍謹蒐輯排比釐為八卷用存崖畧其柳行錄乃謫監酒稅時紀行之書體例頗與歐陽修于役志相似於山川古蹟往往足資考證今亦並附集末焉

陶山集十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陸佃撰佃有埤雅已著錄此集據書錄解題本
二十卷歲久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哀爲十四
卷蓋僅存十之七矣佃本受學於王安石故埤雅
及爾雅新義案爾雅新義久佚今散見永樂大典中訛脫斷爛始不可讀多宗
字說然新法之議獨斷斷與安石爭後竟入元祐
黨籍安石之沒佃在金陵爲文祭之推崇頗過然
但敘師友淵源而無一字及國政元祐初預修神
宗實錄亦頗爲安石諱數與史官辨爭坐是外補
然徽宗初召還復用佃仍欲參用元祐舊人復與

時宰齟齬而罷蓋其初誤從安石遊故牽於舊恩
文字之間不能不有所假借至於事關國計則毅
然不以私廢公亦可謂剛直有守者矣佃旣以新
法忤安石不復問以政事惟以經術任之神宗命
詳定郊廟禮文佃實主其議今集中所載諸篇是
也其他文字勘以史傳所紀亦皆相符惟元豐大
裘議集稱佃爲集賢校理史乃稱同列皆侍從佃
獨以光祿丞居其間當爲宋史之訛又佃紹聖初
落職知泰州故到任謝表有海陵善地淮甸近州

語史乃稱知秦州亦爲字誤始修宋史時其集已
不甚顯歟佃所著有禮象諸書當時以知禮名集
中若元豐大裘議諸篇大抵宗王而黜鄭理有可
通不妨各伸其說惟其中自出新意穿鑿附會者
如以特牲饋食禮饎爨在西壁主婦視饎爨於西
堂下爲在廟外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饎爨在
廟門外之西堂下今以儀禮考之燕禮曰小臣師
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曰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
止於東堂下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公食

大夫禮曰小臣東堂下士喪禮曰饌於東堂下既
夕禮曰設楸於東堂下少牢饋食禮曰司宮漑豆
籩勺爵觚觶几洗於東堂下凡此諸條俱未有以
東西堂爲東西塾之堂者士冠禮曰具饋于西塾
聘禮曰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又曰擯者退負東塾
又曰出門西面於東塾南士喪禮曰卜人及執爇
者在塾西士虞禮曰七俎在西塾之西特牲饋食
禮曰筮人取俎於西塾凡此諸條俱未有稱東西
塾爲東西堂者又士冠禮曰適東壁士昏禮曰退

適東壁亦無以為在廟門外者佃之說殊為牽合
佃又謂北堂有北壁考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
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既有北階明知其無
北壁佃弗及考詳而輕詆賈疏亦為未允至謂褐
襲之襲從龍龍衣為襲則又附和字說而為之尤
無足深詰矣方回瀛奎律髓稱胡宿與佃詩格相
似宿詩傳者稍多佃詩則不概見惟詩林萬選載
其送人之潤州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別吳興太
守中父學士一首能改齋漫錄載其韓子華挽詩

一聯而已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篇什頗夥大抵與
宿並以七言近體見長故回云然厥後佃之孫游
以詩鳴於南宋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雖得
法於茶山曾幾然亦喜作近體家學淵源殆亦有
所自來矣

倚松老人集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饒節撰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為曾布客後與布
書論新法不合乃祝髮為浮屠更名如壁挂錫靈
隱晚主襄陽之天寧寺嘗作偈云閑攜經卷倚松

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集中詩大半
爲僧後所作呂本中紫微詩話稱其蕭散似潘邠
老陸游老學菴筆記亦稱爲當時詩僧第一宋史
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今止存抄本二卷末有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一行蓋猶沿宋刻之
舊又今所傳本與謝邁韓駒二集行款相同卷首
標目下俱別題江西詩派四字與他詩集不同或
卽宋人所編江西詩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內之三
種舊本殘缺後人析出單行歟

長興集十九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沈括撰括有夢溪筆談已著錄陳振孫書錄解
題載括集四十一卷南宋高布嘗合沈遼沈邁二
集刻於括蒼題曰吳興三沈集此本卷末題從事
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重校一行蓋卽括蒼所刻
本也括博聞強記一時罕有其匹所作筆談於天
文算數音律醫卜之術皆能發明考證洞悉源流
而在當時乃不甚以文章著然學有根柢所作亦
宏瞻淹雅具有典則其四六表啓尤凝重不佻有

古作者之遺惜流傳既久篇帙脫佚闕卷一至卷
十二又闕卷三十一又闕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共
二十二卷勘驗諸本亦皆相同知斷爛蠹蝕已非
一日宋文鑑及侯鯖錄諸書載括詩什頗多而集
中乃無一首又史稱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條上
三十一事皆報可其他建白甚衆而集中亦無奏
劄一門蓋皆在闕卷之中矣又案三沈之中以括
集列遺集之後實則行輩括爲長書錄解題曰括
於文通爲叔案文通沈
邁之字也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

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
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
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誌周與文通墓及文通弟
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考云云其辨證甚明元修
宋史仍以括爲邁之從弟殊爲乖誤今據陳氏之
說附正其失用以見宋史疎舛不足盡爲典據焉

西塘集十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鄭俠撰俠字介夫福清人治平四年進士神宗
時調光州司法參軍入京監安上門以抗疏極論

雲巢編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沈遼撰遼字獻達錢塘人邁之弟也用兄任監
壽州酒稅熙寧初爲審官西院主簿久之以太常
寺奉禮郎攝華亭縣坐事流永州更徙池州築室
齊山自號雲巢遂不復起事蹟具宋史本傳遼墓
誌稱所著雲巢編二十卷今此本乃宋高布載入

次三回直合書總目 卷一百二十四 集部 卷

吳興三沈集者所存祇十卷文獻通考所載卷數亦同殆布校刊之時已有所合併歟又集中海天寥寥禾黍秋一首此本題曰初聞鶴唳而徐碩至元嘉禾志乃作題干山圓智寺又門箴一首至元嘉禾志作華亭縣門箴且有跋語兩行均與此乖互不合或當時尚有別本故所據互有異同也遼文章豪放奇麗無塵俗齷齪之氣而尤長於歌詩王安石嘗贈以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句而安石子雋亦云前日覽佳作淵明知不如皆以柴

桑格調為比其傾倒可謂甚至然遼詩實主於生峭與陶詩蹊逕頗不相類觀其生平屢與黃庭堅酬和而庭堅亦稱其能轉古語為我家物知為豫章之別派非彭澤之支流矣

景迂生集二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有儒言已著錄說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兵燹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文編為一十二卷又續廣為二十卷前三卷為奏議四卷至九卷為詩十卷為易元星紀

譜十一卷為易規十一篇又堯典中氣中星洪範
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為中庸傳及讀
史數篇十三卷即儒言十四卷為雜著十五卷為
書十六卷為記十七卷為序十八卷為後記十九
二十卷為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證經史多極
精當星紀譜乃取司馬光元歷邵雍元圖而合譜
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
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
見學易集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

陳氏所見而訛誤頗甚洪範小傳及十七卷序文
內兼有脫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均
與此本相合訛缺之處亦同蓋一書而兩名今附
著於此不復別存其目云

雞肋集七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晁補之撰補之字无咎鉅野人元豐間舉進士
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元祐中除校書郎紹
聖末落職監信州酒稅大觀中起知泗州卒於官
後入元祐黨籍事蹟具宋史文苑傳初蘇軾通判

杭州補之年甫十七隨父端友宰杭州之新城軾見所作錢塘七述大爲稱賞由是知名後與黃庭堅張耒秦觀聲價相埒耒嘗言補之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力鞭務與之齊而後已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亦稱余觀雞肋集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今觀其集古文波瀾壯濶與蘇氏父子相馳驟諸體詩俱風骨高騫一往俊邁並駕於張秦之間亦未知孰爲先後世傳蘇門六君子文粹僅錄其文之體

近程試者數十篇避暑漫抄僅稱其芳儀曲一篇皆不足以盡補之也此本爲明崇禎乙亥蘇州顧凝遠依宋板重刊前有元祐九年補之自序後有紹興七年其弟謙之跋序稱哀而藏之謂之雞肋集跋則稱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詞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啓雜文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迄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云云蓋其稿爲元祐中補之自葺雖有集名尙非定本後謙之乃哀合編次續成此帙故

中有元祐以後所作與補之原序年月多不相應云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五

集部八

別集類八

樂圃餘藁十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朱長文撰長文有吳郡圖經續記已著錄長文著述甚富所撰詩詞賦辨表章雜說凡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圃故名之曰樂圃集南渡以後盡燬於兵其從孫知漢陽軍思哀集遺文得詩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雜文六重為編次類為

十卷又以墓銘表傳為附錄一卷鈔本以傳以非
樂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餘藁歲久板佚藏書家
遞相傳錄惟寫本僅存康熙壬辰其裔孫岳壽即
舊本重刊復行於世外附補遺詩一首贊一首則
明嘉定陸嘉穎所掇拾增入也稿中墓銘皆署其
父公綽名蓋長文少時代其父作思從石刻錄出
亦可見當時搜討之勤矣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元
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於鄉里者
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則長文在

南北宋間與徐積齊名然積之學問主精研事理
長文之學問主博考古今積之文章多怪偉駭俗
長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則各有不同云

龍雲集三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弇撰弇字偉明安福人元豐二年進士復中
博學宏詞科初知峩眉縣改博士元符改元進南
郊大禮賦除祕書省正字歷實錄院檢討事迹具
宋史本傳是集名曰龍雲者書錄解題謂龍雲安
福鄉名弇所居也其文不名一格大都氣體宏整

詞致敷腴周必大作是集序謂其醺經飲史吞吐百氏爲足繼歐陽修之後而上接韓文則推許未免溢分宋史本傳稱其文剗削瑕類卓詭不凡庶幾乎近其實矣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異於庸音之足曲也其集初刊於浦城僅二十五卷紹興四年其鄉人羅良弼搜求別本益以彭德源會如晦等所編又得宏詞時議諸篇於郭明叔家總六百三十一首釐爲三十二卷後附誌銘及良弼跋歲久板佚明宏治中劉璋復序而重刊吳之

振撰宋詩鈔不及彙集曹庭棟撰宋詩存始補收之蓋傳本較稀故之振偶未見云

雲溪居士集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華鎮撰鎮字安仁會稽人元豐二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軍事鎮原集本一百卷又有揚子法言訓解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哀文一卷通一百十七卷紹興十三年其子初成哀集刊刻會表進於朝又鎮上蔡樞密書自云有所作王制解一

編而初成所為狀跋則不載是書蓋當時已散佚矣其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寶慶會稽續志但稱鎮好學博古嘗著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不及其集惟焦竑經籍志載雲溪居士集一百卷而其他著作亦均未載近錢塘厲鶚編宋詩紀事僅從地志之中抄得會稽覽古詩九首知自明以來是集無傳本也茲於永樂大典中掇緝詮次釐為三十卷雖未能頓還舊觀然原刻卷數已得三之一矣樓炤序其集曰精深典贍道麗逸發又曰介然自

重不輕以求人之知其名之不昭也固宜然觀其學術大抵以王安石為宗且與蔡京章惇輩贈答往來干祈甚至炤之所云未必遽為公論特幸不為京輩所汲引故尚未麗名姦黨身敗名裂耳至其所為詩文則才氣豐蔚詞條暢達雖不足與歐曾蘇黃比絜長短而在元豐元祐之際亦哀然自成一家置其人品取其文章可矣

演山集六十卷 編修注如藻家藏本

宋黃裳撰裳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

累官禮部尚書宋史列傳別有一黃裳普城人乾道五年進士光宗時官至顯謨閣待制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蓋猶宋時原本國史經籍志作黃裳兼山集四十卷書名卷數俱不合蓋焦竑傳錄之誤耳裳宋史無傳其行事不甚可考福建通志稱政和宣和間三舍法行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人以為確論要亦伉直有守之士故其詩文俱

骨力堅勁不為委靡之音同時莊念祖述方外志乃謂裳為紫薇天官九真人之一因誤校籍墮人間云云說殊誕妄蓋以裳素喜道家元祕之書又自稱紫元翁往往愛作塵外語故從而附會之耳茲編為乾道初其季子玠哀輯建昌軍教授廖挺訂其舛誤刻於軍學前有王說序亦稱其淵源六經議論悉出於正云

姑溪居士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之儀撰之儀字端叔宋史稱滄州無棣人而

吳芾作前集序乃曰景城人考元豐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景城入樂壽則當爲樂壽人史殆因滄州景城郡橫海軍節度治平九年嘗由清池徙治無棣遂誤以景城卽無棣也陳氏書錄解題據所題郡望稱爲趙郡人益失之矣之儀元豐中舉進士元祐初爲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以嘗從蘇軾幕府爲御史石豫劾罷崇寧初提舉河東常平坐草范純仁遺表過於鯁直忤蔡京意編管太平是編前集五十卷爲乾道丁亥

吳芾所輯併爲之序姑溪居士之儀南遷後自號因以名其集也後集二十卷不知誰編然文獻通考已著錄則亦出宋人手矣之儀在元祐熙寧間文章與張耒秦觀相上下王明清揮麈後錄稱其尺牘最工然他作亦皆神鋒俊逸往往具蘇軾之一體蓋氣類漸染與之化也其詩名稍不及黃陳論者因蘇軾題其詩後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句遂以爲諷其過於僻澁今觀集中諸詩雖魄力雄厚不足敵軾然大抵軒豁磊落實

無郊島鉤棘艱苦之狀註家所論附會其詞非軾本意矣

潘水集十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復撰復字履中先世家開封祥符以其父官關右遂爲長安人登元豐二年進士歷官熙河轉運使終於中大夫集賢殿修撰其事迹不見於宋史洪邁容齋隨筆載其於蔡京邢恕謀用戰車戰艦一事上疏排詆甚爲切直而恨史傳之不能詳盡朱子語錄亦曰閩人李復案復非閩人此及識句或傳寫之誤

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潘水集者卽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歉於中氣爲之喪矣此語雖疎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似過高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爲得也今觀是集如謂揚雄不知道謂井田兵制不可遽言復古皆確然中理其他持論亦皆醇正不止朱子所稱一條又久居兵間嫻習戎事故所上

奏議大都侃侃建白深中時弊亦不止洪邁所稱
二疏至其考證今古貫穿博洽於易象算術五行
律呂之學無不剖晰精微具有本末尤非空談者
所可及在宋儒之中可謂有體有用者矣集本四
十卷乾道間嘗刻於饒郡卽朱子所謂信州本也
後散佚無存談宋文者多不能舉其名氏今從永
樂大典哀輯編綴釐爲一十六卷著之於錄旣以
發潛德之光且以補史傳之闕畧焉

道鄉集四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鄒浩撰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豐五年進士
官終直龍圖閣贈寶文閣學士諡曰忠事迹具宋
史本傳此集乃其子柄榘所輯凡詩十四卷文二
十六卷李綱嘗爲之序此本失載東都事畧載浩
集三十卷疑此亦後人所分也浩於元符二年以
上疏諫立劉后編管新州當時已焚燬其稿徽宗
初蔡京重治浩罪求其疏不得仍僞作浩疏宣示
之今集中具載原疏蓋自徽宗實錄浩傳中採出
者又集載疏共四首而李燾長編內尙有元符元

年論執政大臣不和一疏不見集中又論章惇凡四疏集亦祇載其三而高侂轉官一制乃存而不刪蓋編類之時蒐采未備去取亦未盡當也柄等鏤板宋末已燬明成化間其裔孫鄒量始得內閣抄本萬厯中錢塘令鄒忠允亦浩之裔乃再刊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其古詩似白居易律詩似劉夢得又稱其受學程門而特嗜禪理詩文多宗門語其括蒼易傳序服膺荆舒之學亦駁而不淳夫浩之大節可謂不愧師門矣語言文字小小異同

未足爲累蓋所學在此不在彼也以是吹求是亦不揣其本矣

學易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跂撰跂字斯立東光人家於東平尙書右僕射摯之子也宋史附見摯傳稱其能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而不詳著其仕履惟晁說之作跂墓誌稱跂登元豐二年進士初選亳州教授元祐初除曹州州學教授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其後改管城蘄水所至有政聲

復主管成都府永寧觀政和末以朝奉郎卒所敘
 生平梗概頗為詳悉說之又稱跋晚作學易堂鄉
 人稱為學易先生其集名蓋取諸此也紹聖初摯
 以黨籍竄新州卒於謫所建中靖國初跋伏闕籲
 寃得復官昭雪世稱其孝呂本中東萊詩話稱跋
 初登科就亳州見劉攽所稱引皆所未知於是始
 有意讀書厥後與孫復石介名相埒蓋其行誼學
 問均不愧於古人所作古文類簡勁有法度詩則
 多似陳師道體雖時露生拗要自落落無凡語江

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殆以摯為朔黨門戶不同
 歟然淳熙中呂祖謙奉詔修文鑑多取跋作其辨
 寃時上執政啟所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
 生精爽夢猶托於古人者呂本中詩話及王銍四
 六話亦俱極推其隸事之工即以文章而論亦北
 宋末年卓然一作者矣其集原本二十卷陳振孫
 書錄解題謂最初李相之得於跋甥蔡瞻明紹興
 中洪邁傳於長樂官舍後施元之刻板行世宣防
 宮賦學易堂記世尤傳誦今元之舊刻久無傳本

惟永樂大典載跋詩文頗多雖未免有所脫佚而
掇拾排次尙可得什之六七謹依類編訂其錄爲
十有二卷今恭承

聖訓於刊刻時削去青詞以歸雅正其同天節道場疏
管城縣修獄道場疏供給看經疏北山塑像疏靈
泉修告疏仁欽陞坐疏請崇寧長老疏以及爲其
父母舅氏修齋諸疏皆跡涉異端與青詞相類亦
概爲削除重加編次釐爲八卷用昭鑑古斥邪之
訓垂萬世立言之準焉

游薦山集四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宋游酢撰酢字定夫建陽人元豐五年進士建中
靖國初歷官監察御史宣和初終於知濠州事蹟
具宋史道學傳楊時龜山集有酢墓誌銘稱所著
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
子襍解各一卷文集十卷年譜稱其年二十九錄
明道先生語年四十一錄伊川先生語年四十六
作論孟雜解中庸義年四十七作易說詩二南義
而不言文集蓋本各爲書也此本首以論語雜解

中庸義孟子雜解為一卷次易說詩二南義為一卷次師語師訓為一卷次以文七篇詩十三首附以墓誌年譜為一卷又中庸義後有拾遺孟子雜解僅八條詩二南義僅二條蓋後人掇拾重編不但非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春日山行詩中有風詠舞雩正此日雪飄伊洛是何年之句自用程門立雪故實似亦不類酢作以其為宋儒遺書別無他本姑錄之以備一家焉

西臺集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畢仲游撰仲游字公叔鄭州人同平章事士安之曾孫與兄仲衍同舉進士歷仕州縣元祐初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累遷吏部郎中後入元祐黨籍終於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鴻慶宮宋史附載入士安傳末叙其事迹頗詳厲鶚宋詩紀事以為士安子者誤也東都事畧但稱仲游有集行世不詳卷數宋史藝文志作五十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西臺集二十卷所紀卷目多寡互殊傳本亦久絕於世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搜輯排比詩

文諸體俱全似已尠所遺闕特未能足五十卷之數然宋志荒謬多不可憑疑五字爲傳寫之誤謹仍依讀書志釐爲二十卷亦幾幾乎還其舊矣仲游少負雋名其試館職時所與同策問者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諸人而蘇軾獨異所作擢爲第一他日又舉以自代且稱其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原狀具見東坡集中今觀其著作大都雄偉博辨有原泉萬斛之致於軾文軌轍最近針芥之契殆由於此其間如正統封建郡縣

諸議雖不免稍失之偏駁而其他論事之作類皆明白詳盡切中情理不爲浮誇誕謾之談蓋其學問既有根柢所從游者如富弼司馬光歐陽修范純仁范純粹劉摯輩又皆一時名德漸漬薰陶故發爲文章具有典則集中上蘇學士書稱其知畏於口未畏於文深戒其以文字賈禍又上司馬溫公書稱其欲廢新法而左右皆安石之徒懼其禍之猶在其後悉如所慮是其深識遠計尤不可及固非獨文辭之工矣又永樂大典有畢仲衍上編

次官制卷目劄子一道亦題作西臺集考宋史載仲衍為官制局檢討文字千萬計損益刪補曲盡其當或由仲衍無集故附入仲游集中歟今亦並存以備考證至開啟疏樂詞諸篇非文章之正體今以原集所有姑錄存之而刊本則概從刪削焉

樂靜集三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昭玘撰昭玘字成季宋史云濟南人考昭玘籍本鉅野殆嘗自署濟陰而史遂誤濟南也元祐中擢進士第歷官提點永興京西京東刑獄坐元

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出知滄州崇寧初編入黨籍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事迹具宋史本傳史稱昭玘坐廢以後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以十囊命曰燕游十友侯蒙為昭玘校試所舉士及蒙執政感舊恩使人致意昭玘惟求秘閣法帖而已其孤介自守不汲汲自進如是故其胸度夷曠發為文章皆光明俊偉無依阿泆忍之態亦無囂呼憤戾之氣又早為蘇軾所知耳濡目染具有典型北宋

之末翹然爲一作者當時與晁補之齊名固不虛也其集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晁陳二家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葉盛菴竹堂書目有之而無卷數惟焦竑國史經籍志載三十卷此本凡詩四卷徐州十事一卷記一卷傳序一卷雜文二卷書二卷表三卷啟狀七卷疏一卷青詞疏文一卷僧疏一卷進卷二卷試館職策一卷碑誌行狀三卷與焦竑志合蓋卽竑所見之本也

北湖集五卷

永樂大典本

宋吳則禮撰則禮字子副富川人以父御史中復廢入仕官至直秘閣知虢州晚居豫章自號北湖居士其事迹畧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而不甚詳備今考集中所與唱和者若唐庚韓駒曾紆陳師道諸人皆一時名士其李長者像序署銜則嘗爲軍器監主簿又續百憂集行有疇昔罪臣投荊州之句蓋中間曾以事貶謫也又永樂大典載有韓駒北湖集序題宣和壬寅而中稱則禮卒於虢州之後一年其子垞綴輯詩文云云則當終於宣和辛

丑楊萬里誠齋詩話乃稱尤袤賞其二絕句其一
 有華館相望總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句乃似高
 宗時語豈萬里偶傳訛乎駒序稱坳所編集為三
 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北湖集十卷長短句一卷世
 久無傳未詳孰是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
 綴尙得詩三百餘首長短句二十餘首雜文三十
 餘首謹校正訛舛釐為五卷則禮詩格峭拔力求
 推陳出新雖間涉於頽唐而逸趣環生正復不煩
 繩削近體好為生拗筆力縱橫愈臻道上襍文雖

寥寥數首而法律嚴密具有典型觀所作歐陽永
 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經抄序知其於古文一脈
 具有淵源宜其折矩周規動符軌度固非渡江以
 後講學家支離冗漫之體所得而比並矣

溪堂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謝逸撰逸字無逸臨川人屢舉不第然以詩文
 名一時呂本中作江西詩派列黃庭堅而下凡二
 十五人逸與弟邁並與焉本中嘗稱逸才力富贍
 不減康樂劉克莊作江西詩派序則謂逸輕快有

餘而欠工緻頗以本中之言爲失實今觀其詩雖稍近寒瘦然風格雋拔時露清新上方黃陳則不足下比江湖詩派則颯颯乎雅音矣且克莊序中又稱宣政間有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一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爲不可及而本中東萊詩話亦載汪華贈逸詩云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則知當時兼以人品重之不獨以其詩也考江西派中有集者二十四人逸所著文集

二十卷詩集五卷補遺二卷詩餘一卷尤稱繁富今自黃陳呂晁諸家外惟韓駒陵陽集及邁之竹友集猶有寫本逸集已久佚無傳故王士禎跋竹友集以未見逸集爲歉近時厲鶚撰宋詩紀事蒐羅極廣所採逸詩亦止十餘首今從永樂大典所載哀集綴輯尙得詩文數百篇中間如冷齋夜話所載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句又豫章詩話所引逸蝴蝶詩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等句雖皆已

失其全篇然其存者詩詞約什之七八文亦約什之四五已可畧見其大概謹訂正訛舛釐爲十卷庶考江西詩派者猶得以備一家焉

竹友集十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謝邁撰邁字幼槃臨川人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邁竹友集俱作十卷而世所行本止四卷又有詩無文蓋流傳僅存已多闕佚此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凡古詩四卷律詩三卷雜文三卷與宋時卷數相合蓋猶舊本卷末有紹興

壬申撫州州學教授建康苗昌言題識稱二謝文集合三卷邦之學士欲刊之而未能朝議大夫趙士鵬來守是邦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詳其詞氣蓋與謝逸溪堂集同時授梓故呂本中原跋亦總二集而言之也本中稱邁詩似謝元暉不免譽之太過劉克莊詩話則謂邁視逸差苦思而合元暉者亦少王士禎居易錄又謂邁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沈雄剛健之氣去之尙遠所評騭俱爲不誣士禎又極稱其顏魯公

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及尋山紅葉半旬雨過
我黃花三徑秋二句靡靡江籬只喚愁一詩持論
亦屬允當至所稱按掌蕉葉展新綠從與榴花開
晚紅瘦藤拄下萬峯頂老鶴來歸千歲巢則殊不
盡適所長蓋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

日涉園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彭撰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陳振孫書錄
解題以為公擇之從孫王明清揮塵錄謂李定仲
求以不得預蘇舜欽賽神會興大獄彭即其孫也

一二說未知孰是宋史不為立傳其行履亦不可考
趙彥衛雲麓漫鈔載呂居仁江西詩派圖錄自黃
庭堅以下二十五人彭名在第十五居韓駒之亞
則彭本文章之士故事迹不見於史也其集書錄
解題作十卷世久無傳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彭詩
頗多抄撮編次共得七百二十餘首諸體咸備謹
校定訛謬仍釐為十卷以還其舊集中所與酬倡
者如蘇軾張耒劉義仲等皆一代勝流故其詩具
有軌度無南宋人粗獷之態呂居仁稱其詩文富

鏹頌義鷹志龍母墓三篇蓋後人從宋文鑑及麻姑山志抄撮而成十不存一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哀輯蒼萃篇帙尙夥謹依類排次釐爲二十卷雖不必盡符原數視世所傳本則賅備多矣南公與汪祕校論文書自言於莊列六經百家十八代史因文見道沈酣而演繹之私心自許謂文學之事雖使聖人復生不得廢吾所是惟當勒成一家俟之百世又曰堯舜以來揚馬以前與夫韓柳之作此某所謂文者若乃場屋詭僞劫剽穿鑿猥冗之

文則某之所恥者必若黃河泰山峻厚高簡渾灑奔注與天地齊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今讀其集雖所言不無過夸然其覃精殫思以力追秦漢要亦毅然不惑於俗學者也

慶湖遺老集九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賀鑄撰鑄字方回衛州人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元宗時知章致政詔賜鏡湖據謝承會稽先賢傳謂慶湖以王子慶忌得名後訛爲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初以婚於宗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李

清臣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太平州卒事蹟載宋史文苑傳其詩自元祐已卯以前凡九卷自製序文是爲前集已卯以後者爲後集合前後集二十卷同時程俱爲之叙今後集已佚惟前集僅存鑄子櫛跋稱後集經兵火散失則南宋已無完本故書錄解題所載卷數與今本同也方回作瀛奎律髓稱鑄每詩題下必詳注作詩年月與其人之里居姓氏今觀此本與回所說相符蓋猶舊刻之未經刪竄者矣鑄以填詞名家世傳其青玉案詞梅

子黃時雨句有賀梅子之稱然其詩亦工緻修潔時有逸氣格雖不高而無宋人悍獷之習苕溪漁隱叢話稱其以望夫石詩得名詩人玉屑稱王安石賞其定林寺絕句王直方詩話載回論詩之言曰平淡不涉於流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義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

案此段以叶韻成文

觀其所作雖不盡如其

所論要亦不甚愧其言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賀

方回狀貌奇醜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黃未嘗
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今其文則不可
睹矣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慕容彥逢撰彥逢字淑遇宜興人元祐三年進
士調銅陵主簿復中詞科遷淮南節度推官崇寧
元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官刑部尙書卒諡文安
宋史不爲立傳其生平行履僅見永樂大典所載
墓誌中誌稱所著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

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於家合計之當爲六
十卷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慕容彥逢集三十卷其
目與誌頗不合今按彥逢孫綸原序稱因兵火散
失綸搜訪所得分爲三十卷命工鏤板日以摛文
堂集則是集乃綸所重編宋史據以著錄故與墓
誌互異也彥逢才藻富贍當紹聖初設宏詞科實
首中其選後受知徽宗列禁近官侍從者十有五
年一時典冊多出其手今集中存者尙幾數百篇
其榮遇不爲不至而檢核所作希睹讜言惟多以

獻媚貢諛熒惑主聽如以刑部獄空及天下奏案斷絕具劄稱賀至三四上殊可嗤鄙又如理會居養院學校諸劄子亦皆希廟堂意旨所尚曲加文飾呂祖謙輯宋文鑑不錄彥逢一篇其擯斥之意當由於此特因其沒於政和七年時事尚未潰裂故不至附會童蔡以成其惡名耳然其文章雅麗制詞典重溫厚尤為得體就文論文固亦未可竟廢也謹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哀輯釐為詩二卷雜文十三卷而以謚議墓誌銘別為一卷附之庶

讀者猶得以攷見崖畧焉

襄陵集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許翰撰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元祐三年進士徽宗欽宗時再為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以議論不合去高宗即位召為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復乞官祠以歸事迹具宋史本傳據蔡條鐵圍山叢談所載條與翰蓋最相契然史稱翰於宣和間即奏記蔡京為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時不能用其後燕

山之役卒以召釁論者謂其有曲突徙薪之謀其諫种師道不當罷疏至三四上亦深得救時要領至南渡後入踐政府極論黃潛善姦邪而力言李綱忠義可用致爲宵小齟齬去位生平正直之節終始不撓今所上章奏具在集中其勁氣凜然猶可想見然則條所記錄亦如其西清詩話依附蘇黃以求名耳不足爲翰累也翰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諸書蓋頗究心於經術故發爲文章具有源本惟論配享劄子一通稱揚雄與孟子異世同功

請以配食孔子廟廷位次孟子其說頗爲誣謬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襄陵集二十四卷其本久佚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釐爲十二卷其奏疏爲永樂大典所原缺者則別據歷代名臣奏議補入庶直言讜論猶得以考見其什一云

浮沚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周行已撰行已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爲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

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已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而又別出周博士集十卷已相牴牾萬厯温州府志又稱行已集凡三十卷更參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卽行已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必不悞宋史及温州志均傳訛也行已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派之先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於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

未嘗有意於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於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叙其生平學問梗概可以畧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已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爍垂明珠於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嫺雅有法尤

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
蒐羅排比共得八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尙足見
其大凡也

東堂集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毛滂撰滂字澤民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
郎知秀州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滂東堂集六卷詩
四卷書簡一卷樂府二卷滂嘗知武康縣縣有東
堂故以名其集也初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滂爲法
曹秩滿去已行抵富陽軾聞有歌其惜分飛詞者

折簡追還留連數月由此知名然其後乃出蔡氏
兄弟之門蔡條鐵圍山叢談載蔡京柄政時滂上
一詞甚偉麗因驟得進用王明清揮塵後錄又載
滂爲曾布所賞擢置館閣布南遷坐黨與得罪流
落久之蔡卞鎮潤州與滂俱臨川王氏婿滂傾心
事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卞賦詩云莫學饑鷹
飽便飛滂和呈云貪戀恩波未肯飛卞妻笑曰豈
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乎滂大慙云云是
其素行儂薄反覆不常至爲婦人女子所譏人品

殊不足重卽集中所載酬答之文亦多涉請謁干
祈不免脂韋澳忍之態故陳振孫謂其詩文視樂
府頗不逮蓋亦因其人而少之然平情而論其詩
有風發泉湧之致頗爲豪放不羈文亦大氣盤礴
汪洋恣肆與李廌足以對壘在北宋之末要足以
自成一家固未可竟置之不議也謹從永樂大典
蒐採哀輯釐爲詩四卷文六卷仍還其十卷之舊
其書簡卽附入文集不復別編至所作東堂詞則
毛晉已列入六十家詞中世多有其本今亦別著

於錄焉

劉給事集五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宋劉安上撰安上字元禮永嘉人紹聖四年進士
丙科由錢塘尉歷擢殿中侍御史疏劾蔡京不報
復與石公弼等廷論之坐是浮沈外郡者十六年
晚知舒州乞祠得提舉鴻慶宮靖康元年致仕建
炎二年卒於家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
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富然焦竑國史
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

燬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舛訛以五爲四耳自明以來流傳甚尠朱彝尊自潁州劉體仁家借抄僅得其半後得福州林佶抄本始足成之其詩醞釀未深而格意在中晚唐間頗見風致文筆亦修潔自好無粗獷拉雜之習蓋不惟風節足重卽文章亦不在元祐諸人後矣

劉左史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

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孚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又祇言其氣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爲失倫又次以應酬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

書志曰漁樵問對一卷皇朝邵雍撰

案此為讀書志之原文故

仍舊稱謹附識於此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

德之與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考云云則漁樵問

對有謂出自邵子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

節所撰不知何以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

寺僧壽涯以先天圖歸華山道士陳搏儒者皆斷

斷爭之以此書歸於安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

亦疑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平畧

見卷末附錄上蔡語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祭文

墓誌中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為儒者之言經

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太學之程式後來八比之

權輿也凡周禮十一篇論語三篇孟子二篇中庸

一篇其中庸一篇介孟子二篇之中蓋繕寫偶失

其次周禮第四篇前缺四行以文義考之其題當

為時見曰會其佚文三行則不可復補矣

竹隱畸士集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趙鼎臣撰鼎臣字承之衛城人自號葦溪翁元

祐間進士紹聖中登宏詞科宣和中以右文殿修

撰知鄧州名爲太府卿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四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孫綱立刊於復州本百二十卷刊至四十卷而代去遂止是在當時板行者已非完本劉克莊後村詩話又云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棗本所紀卷目多寡頗不合疑克莊所稱十一卷者乃專指其詩而言也鼎臣宋史無傳其家世無可考獨集中有繳進其父元祐末所上河議奏狀一首今考宋史河渠志元祐紹聖間水官建議回河獨轉運使趙偁不

以爲然力主北流之議疏凡數上言皆切直與鼎臣奏狀相合是鼎臣卽偁之子淵源有自其後嘗往來大名真定間與蘇軾王安石諸人交好相與酬和故所作具有門逕能力追古人劉克莊稱其詩謂材氣飄逸記問精博警句巧對殆天造地設畧不戟人喉舌費人心目推挹甚至今克莊所摘諸句已多佚其全篇而卽所存諸詩觀之工巧流麗其才實未易及克莊之言故非溢美至其雜文刻意研練古雅可觀亦非儉陋者所能望其項背

惜原集久經失傳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蒐採彙輯勒成二十卷諸體具備蔚然可觀雖未能齊軌蘇黃然比於唐庚晁補之諸人則不啻驂之有靳矣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唐庚撰庚有三國雜事已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均載唐子西集二十卷宋史庚本傳亦同文獻通考則作十卷此本乃明崇禎庚辰福州徐勳從何楷家鈔傳

國朝雍正乙巳歸安汪亮采所校刊凡詩十卷文十二卷文末綴以三國雜事二卷共二十四卷前有鄭總呂榮義及庚弟庚三序俱作於宣和四年又庚子文若書後作於紹興二十九年總序但云太學諸生所錄鬻書家所刊榮義序亦言非完本庚序則稱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因併取其少年時所作隨卷附之與文若書後均不言其卷數惟紹興二十一年鄭康佐序乃稱初於鵞城得文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五首續得閩本文

十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又續得蜀本文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屬教授王維則校讐勒爲二十二卷刻板摹之則此本實鄭氏所刊晁陳諸目所著錄者殆卽所謂閩本蜀本故卷數不同歟強行父作唐子西文錄序稱次韻冬日旅舍及留別二詩集者逸之而二詩今在集中信當時非一本矣又汪亮采序稱其論三國事雖別爲撰著亦史所稱精密之一則三國雜事二卷爲亮采所增入故又與二十二卷之數不符也書錄解題

稱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劉克莊後村詩話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文獻通考引劉夷叔之言亦謂其善學東坡今考庚與蘇軾皆眉州人又先後謫居惠州宜於鄉前輩多所稱述而集中詩文自聞東坡貶惠州一首及送王觀復序從蘇子於湘南一句外餘無一字及軾而詩中深著微詞序中亦頗示不滿又上蔡司空書舉近代能文之士但稱歐陽修尹洙王回而不

及軾又讀巢元修傳一篇言蘇轍靳惜名器太甚
良以是失士心似庚於軾轍兄弟頗有所憾殆負
其才氣欲起而角立爭雄非肯步趨蘇氏者二劉
所言未詳考也其詩刻意鍛煉而不失氣格劉夷
叔稱其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案此語見
文獻通考胡仔
茗溪漁隱叢話則稱其佳句不可勝舉黃徹碧溪
詩話則稱其巧於用事三家之評各明一義而均
得其實至於白鷺詩之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
求恐到君詞意淺露而鶴林玉露稱之湖上詩之

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墮於惡趣而詩話類編
稱之則舍所長而譽所短矣集中有別永叔詩一
篇考歐陽修歿於熙寧六年壬子宋史稱庚謫惠
州遇赦北歸卒於道年五十一據集中黎氏權厝
銘其北歸在政和丁酉上距熙寧壬子凡四十六
年是修卒之時庚方五六歲斷不相及或他人之
作誤入抑別有字永叔者如瘡疾示聖俞詩乃其
甥郭聖俞而非梅堯臣乎疑以傳疑亦姑仍原本
錄之焉

洪龜父集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洪朋撰龜父朋字也南昌人黃庭堅之甥兩舉進士不第年僅三十八而卒故事迹不傳然其詩則最爲當代所推重豫章續志載黃庭堅之言曰龜父筆力扛鼎他日不患無文章垂世及其沒也同郡黃君著哀其詩百篇爲集庭堅在宜州見其本又稱爲篇篇可傳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所列凡二十五人首陳師道次潘大臨次謝逸次卽及朋紫微詩話又盛推其寫韻軒詩王直方詩話亦

稱其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句劉克莊後村詩話復稱其游梅仙觀詩能以直節期乃弟且稱龜父警句往往爲前人所未道惜不多見云云則朋雖終於布衣其名在宋代且居三洪上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朋集一卷久無傳本故厲鶚作宋詩紀事僅從宋文鑑聲畫集諸書摭得遺詩數篇卽江湖小集所載亦未爲完備今採掇永樂大典分體排比釐爲上下二卷雖王直方劉克莊所稱諸名句今悉不見全篇未免尙有佚脫然核黃氏

所編僅一百首今乃得一百七十八首陳氏所載
僅一卷今乃溢爲二卷疑永樂大典所據之本別
經後人綴緝續有所增約畧大凡其所闕諒亦無
幾矣

跨鼇集三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新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李新字元應仙井人
早登進士第劉涇嘗薦於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
絕立就元符末上書奪官謫置遂州流落終身今
考集中上李承旨書稱某叨冒元祐第弔安康郡

君詞序稱解褐通籍在元祐庚午與公武早登進
士之說合上皇帝萬言書首稱元符三年五月十
一日興元府南鄭縣丞李新云云上吳戶部書稱
庚辰之初云云元符紀元凡三年止於庚辰與公
武元符末上書之說合謝循資啟稱妄投北闕之
書久作南冠之繫與公武謫置之說亦合惟馮隱
士碑陰文稱崇寧二年跨鼇居士以言抵罪羈於
武信遺愛碑記亦稱崇寧初入遂寧境則其謫置
在上書後三年又與馮德夫手簡稱歸來山谷幾

半歲時時掖老母登高指烟雲明滅處正前日羈
管所則未嘗終於謫置再與瀘南安撫手簡稱祇
役新疆苟攝支邑上鄭樞相書稱陸沈州縣三十
許年始以城役改官其他轉資到任諸謝啟雖不
能定在何時而更生閣記稱宣和癸卯八月誤恩
二郡復有謝茂州到任啟正在是歲則新斥廢以
後仍官至丞倅亦未嘗流落終身均與公武所記
不合豈宋人重內而輕外不挂朝籍卽謂之流落
耶新受知蘇軾初自附於元祐之局故其所上書

詞極切直然一經挫折卽頓改初心作三瑞堂記
以頌蔡京上王右丞書以頌王安石上吳戶部書
至自咎前日所言得疾迷罔謂白爲黑其操守殊
不足道且所作韓長孺論譏其馬邑之役沮前日
之議敗今日之功所以陰解滅遼之失也作武侯
論謂其當結魏以圖存所以陰解和金之辱也無
非趨附新局以冀遷除公武但記其上書得罪而
不詳其後事亦未免考之未審也惟其詩氣格開
朗無南渡後啁晰之音其文序記諸篇忽排忽散

雖似不合格而他作亦多俊邁可誦在北宋末年
可以稱一作者固不必定以其人廢之矣集本五
十卷今散見永樂大典者哀合編次尚得三十卷
集中更生閣記述政和丁酉剿茂州叛羌旺烈事
所述宋兵怯弱之狀殆可笑噓核其地理卽今之
金川土司而諸書言蜀事者未嘗舉是篇則是集
亦罕觀之笈矣

忠愍集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若水撰若水本名若冰欽宗爲改今名字清

卿曲周人靖康初以上舍登第由太學博士歷官
吏部侍郎從欽宗如金營以力爭廢立不屈死建
炎初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事迹具宋史本傳書
錄解題載李忠愍集十二卷蓋以其追諡名集劉
克莊後村詩話作忠烈集當由傳寫之悞宋史藝
文志作十卷考書錄解題稱後二卷爲附錄其死
節時事宋志蓋但舉其詩文其實一也若水當金
兵薄城之時初亦頗主和議於謀國之計未免少
疎而卒能奮身殉節措拄綱常與斷舌常山後先

爭烈使敵人相顧嘆息有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
語其末路足以自贖史家以忠義稱之原其心也
其詩具有風度而不失氣格其文亦光明磊落肖
其為人南宋時蜀中有鈇本劉子翬屏山集有題
忠愍集詩詞極悲壯今原集不傳茲就永樂大典
中所散見者掇拾編次釐為三卷以建炎時誥詞
三道附錄於後其子淳跋是集云秭歸費守樞為
先公作文序能不沒其實今費序已無惟淳跋僅
存亦併附諸篇末雖蒐羅補綴非復蜀本之舊然

唐儲光羲詩格古雅其集亦哀然具存徒以苟活
賊庭身污偽命併其詩亦不甚重至於張巡所作
僅聞笛及守睢陽兩篇而編唐詩者無不采錄豈
非以忠孝者文章之本耶今若水詩文尙得三卷
不止巡之兩篇殘編斷簡固皦然與日月爭光也

忠肅集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傅察撰察字公晦濟源人晁公休為作行狀言
生於元祐四年年十七舉進士當在崇寧五年周
必大序作十八則大觀元年登第也初察登第時

蔡京欲以女妻之察固辭後娶趙挺之女以外家恩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轉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借宗正少卿接伴金使適金兵至韓城鎮挾以行不屈死贈徽猷閣待制事迹具宋史忠義傳此本稱忠肅公集則乾道中所贈諡而其孫伯壽哀集遺文時所題也周必大序稱文務體要詞約而理盡詩尤溫純該貫間作次韻愈多而愈工史亦稱其文溫麗有體裁今觀其詩古體學韓不成近體亦乏深致文則皆表啟儷偶之詞不出當時應

酬之格而請東封頌西封以及青詞疏文祝文尤宣政間道教盛行隨俗所作皆不足爲典要必大所云蓋曲徇其孫之請而史又沿必大之文然察使不辱命抗節隕身人品可傳則文章亦重必大所序在談藝爲曲筆以名教論之雖謂之直道可矣

